



艺术品鉴赏平台
艺术家推介平台
人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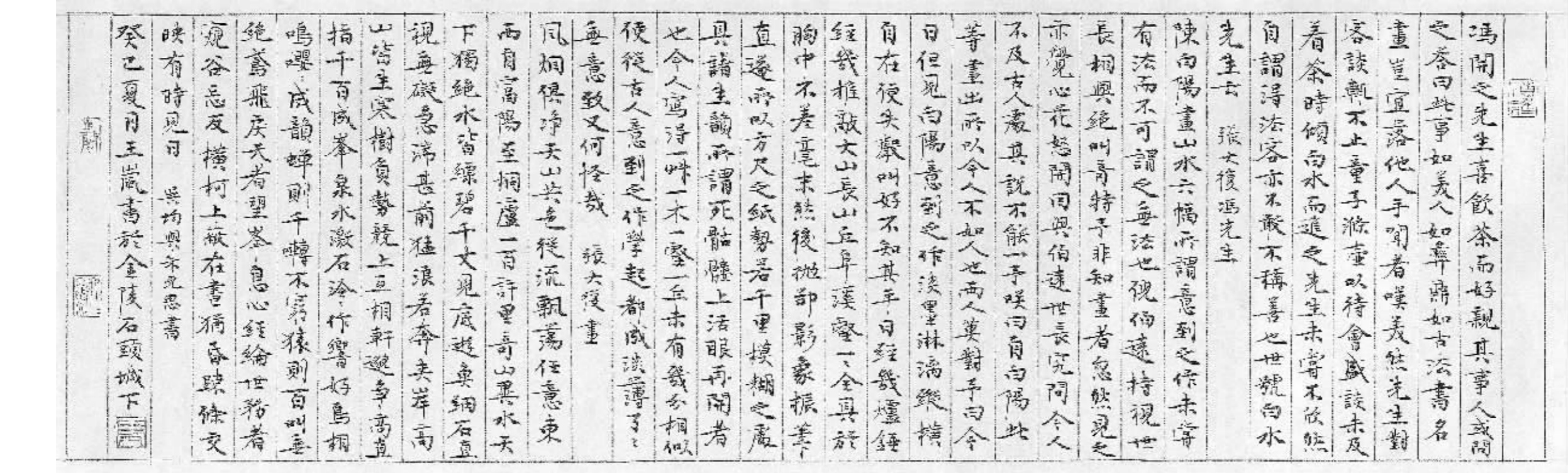
现代快报
A26、27
2014.3.8 星期六
责任编辑 白雁
美编 时芸 组版 郝莎莎



王岚

女,1989年-1991年入南京艺术学院进修书法,师从黄惇教授。作品曾入展第七届全国书法展、第九届全国书法展;第三、四、五、七、八届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展;全国首届新人新作展;全国首届正书大展;全国首届扇面书法展;全国第二届扇面书法展;全国第三届楹联书法展;首届全国书协会员优秀作品展;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书法展等;并获全国第四届正书展提名奖;建党85周年全国书法展三等奖;第三届书法兰亭展提名奖;江苏第一、二、三届青年书法展金奖和江苏省书协主办的“走进新世纪”江苏省青年书法精品展银奖等。2006年被省文联评为30名中青年优秀书法家之一。作品多次到日本、韩国等地展出。入编《中国当代名家书画集》。

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,中国标准草书社社员,江苏省书法家协会理事,省直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,江苏省青年书法家协会理事,南京市书画院特聘书法家。



王岚楷书作品

王岚书法的气质:小楷绝有绳墨,草书奇不逾矩

在南京的女书法家中,王岚是一位低调又高调的书法家。说低调,是因为她很少参加外界活动,推拒了大多数应酬;说高调,则是因为她的作品,无论是小楷经文还是草书诗句,在书法圈内都得到了极高的评价。

与王岚相熟的朋友,说她骨子里就有江南的文人气质。王岚与我约在一间咖啡馆,午后,便与她慢慢聊起她的工作、家庭与书法,还有这二十余年来,与艺术无法分割的生活。

现代快报记者 徐馨儿

谈初衷 “被管峻引入书法大门”

说起王岚与艺术结缘的开始,就无法忽略她的爱人,如今的中国书法学院院长管峻。说起当年的事情,王岚还有些腼腆:“如果不是他,我大概也不会走上书法这条路。”

“刚开始恋爱的时候,管峻在部队,与他相隔两地,在他的鼓励下,我才开始接触书法,最初也只是消磨空闲时间。”王岚说,“管峻的启蒙老师是李敦甫先生,我偶尔会跟着他一起去拜访老师。李先生是位非常严谨的老师,我也开始跟着慢慢学一些颜真卿,摹一摹汉碑。”

提起当年的事情,王岚最难忘的是有一次大书法家瓦翁到她的老家盐城响水,在墙上看见了一幅对联,当下十分赞赏,“瓦翁问,这字是谁写的?写得不错!别人说是王岚,先生当时就夸奖了我,言谈间给了我很大的鼓励,也给了当时的我很大的信心。”

真正开始系统地学习书法,是王岚1989年进入南京艺术学院以后,她说,决定来南艺学习书法源于一个玩笑。“管峻考进了南艺学习中国画,我开玩笑说,要不我也来南艺进修吧?管峻当时就很支持我。一方面,我已经喜欢上了书法,另一方面,当时的我们也希望可以打破异地的距离。最终,在家里和单位的支持下,我决定到南艺脱产学习书法。”

初到南艺,王岚觉得压力“前所未有的大”。“我跟着黄惇老师学习,班上七个人里,我是最小的一个,也是唯一几乎没有基础的一个。其他同学很多是来自各大院校的老师,从事这方面教学,基础都比我强多了。我除了隶书和汉碑写得稍微有点模样,行书、草书、楷书都不行。所以,我提前课程一个月就在宿舍里预习,花工夫去写,等到老师开始上课的时候,我最起码有勇气在课堂上拿起笔临摹了。”

说起那个时候的学习状态,王岚说同学也是自己的老师,“老师教行书的时候,我还经常看我们班上写行书写得最好的同学是怎么写的,看他的用笔方法,边看、边想、边悟,然后再开始自己写。写着写着感觉自己又有什么问题,就又继续去看。”

在南艺的日子里,管峻和王岚也成为了彼此班里的常客。两年后,王岚学成归来,在盐城举办了第一场展览——管峻、王岚书画联展,两人也很快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

聊家庭 “女儿是我最重要的作品”

结婚不久,王岚与管峻有了爱情的结晶。1993年,王岚带着女儿来到南京,住进了部队分的房里。

说起来南京以后的生活,王岚的言谈中几乎就没离开过女儿。对于彼时的王岚来说,她肩上最重的责任,是为人与为人母。

“当时大家的条件都比较艰苦,一间房既是卧室,也是餐厅,还是画室,一张桌子上解决所有的问题。那个时候,女儿的活动空间很小,只能在床上蹦来蹦去,我和管峻比较忙,都没有时间陪她。我至今还记得有一次,我正在练字,她抱着我的腿说,妈妈,我很孤独。当时我的心里非常难受,我想,我不能为了满足自己而荒废了孩子。所以这么多年来,在对女儿的教育方面,我从来没有放松过。”

“我们的房子面对着部队,现在还有朋友说,当年经常看到你深夜还在灯下写字。那时每天只有等她睡了,才能静下心来写字创作,练习临摹。”

“即使那样艰苦的环境中,也没有想要放弃书法吗?”

面对提问,王岚沉默了几秒。“没有,”她摇摇头,“有朋友问我,那时候你又工作、又带孩子,又忙写字,时间怎么能安排得了?——这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系,只要我认定一件事,不管吃多大的苦都会坚持下来。所以,我并没有感觉到累在哪里,而是乐在其中,自己很开心。写字需要一种很冲动的情绪,也变成了生理上本能的需要。在南艺的时候,黄惇老师说过,只要用心坚持就能成功,我也凭着这份坚持走了下来。”

女儿上了初中以后,王岚开始带着她去学习舞蹈和画画,风雨无阻。而到了高一,女儿提出了一个王岚未曾想过的要求:出国读书。

“的确很纠结,舍不得,看着她的背影眼泪就忍不住流。思考了很久,最终决定答应她。”王岚说,送女儿出国读书这个决定,是她和自己赌了一把,并且赌赢了。现在,女儿在美国最著名的设计学院帕森斯读服装设计,成绩非常好,“人也成熟了,长大了。”

“现在,我终于可以喘口气了。至少,保证孩子成人,至于能不能成才,还需要她自己努力。”说到如今的女儿,王岚的自豪溢于言表,“女儿是我最重要也是最优秀的作品。”

说当下 “享受生活、享受书法”

说到现在的生活状态,王岚笑言“是真正享受生活、享受书法的时候了”。没有了生活的紧迫感和压力,上上班、写写字几乎就是她日常的全部。

“人的一生,如果你成功了,那也不是一个人的功劳。”王岚说,在江苏这样文化底蕴深厚的大环境里,朋友、亲人、老师都在身边,大家相互交流影响,一路都在进步。

王岚的书法,走的是二王一路,在传统中汲取深厚的营养,她说,书法是慢慢养出来的。

“一下子就要建立自己的风格我感觉是不现实的。所谓风格,必须要在这一生中从古文的研习里积累。现在我也不敢说个人的风格已经形成了,因为以后的艺术之路还很长。像我们这样的年龄还处在创作活跃期和高峰期,还是要多研习古人的东西,多临帖。我认为帖临越多,渗透的东西也就越多,以后出来的东西也越会有影响力。底子厚,营养丰富,以后才有爆发力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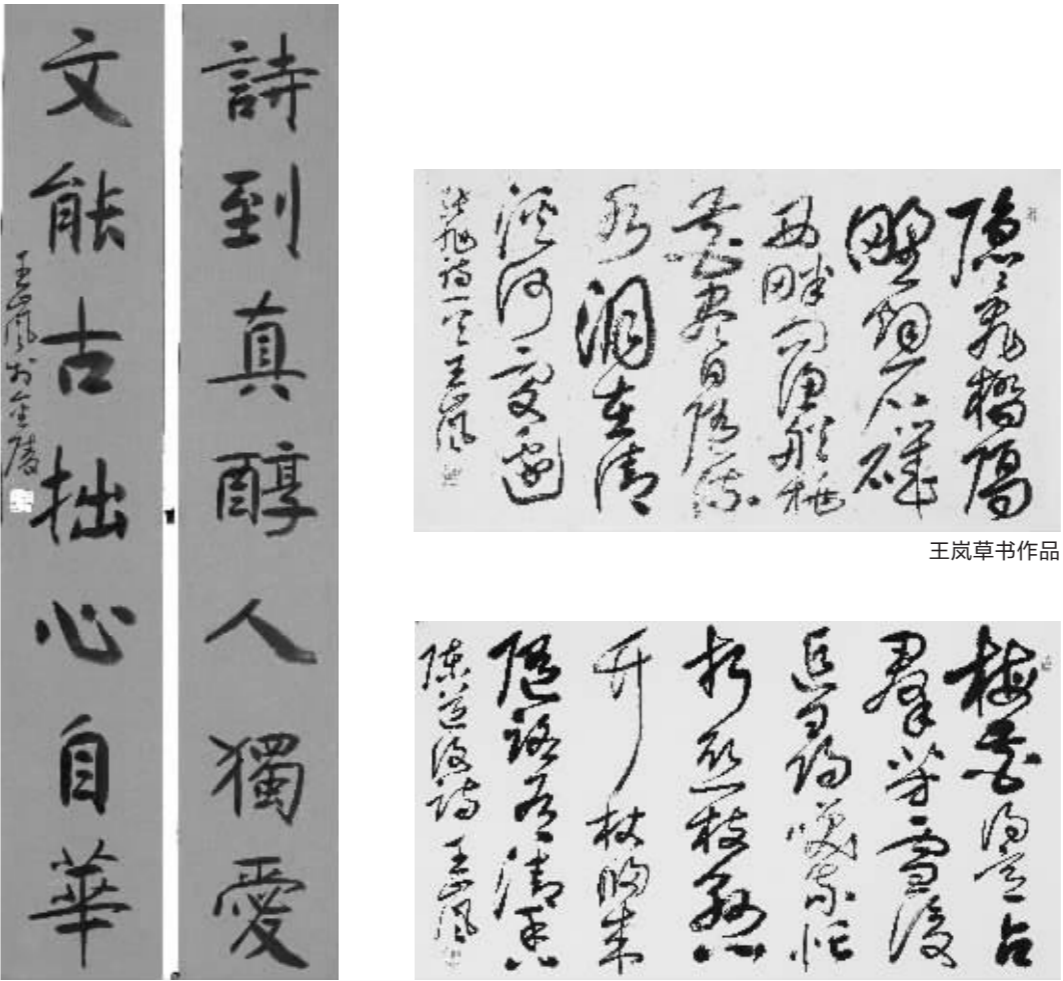
前几年,王岚把精力都花在了草书上。想把草书写得很好不容易,要灵动、要富于变化、要有整体意境。

“草书是我最喜欢的书体,大约也是我早期汉碑写得比较多,很多人都说我的草书不像女性写的,更富有激情,更有‘杀气’,”王岚笑道,“我女儿小时候很调皮,别人都说像野马一样,说不定是继承了我内心潜意识里富有激情的部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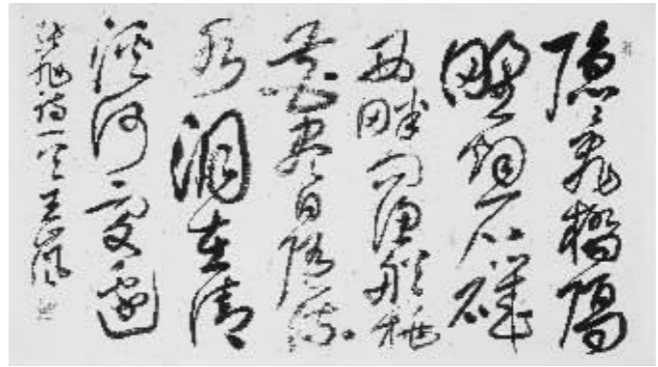
这两年,王岚则把精力更多地放在了小楷上。“我对自己的创作也有些思考,在什么年龄在哪方面更需要加强。写小楷在年龄和身体方面有一些局限性,对眼睛和手都有要求,所以这几年我想在小楷方面多做些功课。”

“抄写经文的时候需要心灵平静,和写小楷的感觉非常相似。”金刚经、道德经、地藏经……王岚抄了不少经书。2.8万多字的地藏经,她写了十八天,写完的时候“整个人都头昏眼花”。去年,王岚出版了一本小楷作品集,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总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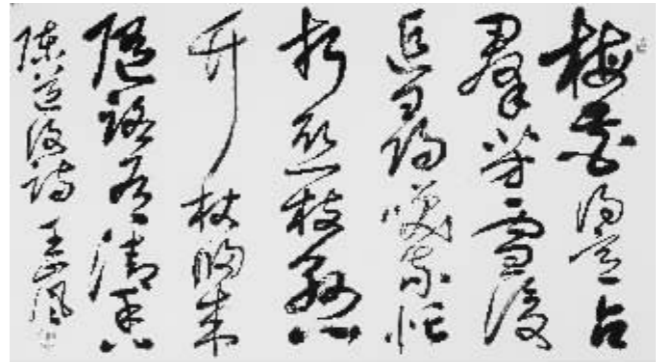
“现在能写出一张好的作品,会觉得非常开心。二十多年来,艺术和我的生活早已密不可分。是管峻引我走进书法这扇门,老师和朋友对我的影响,让我把书法这条路走到现在,这是我的幸运,也是我的福气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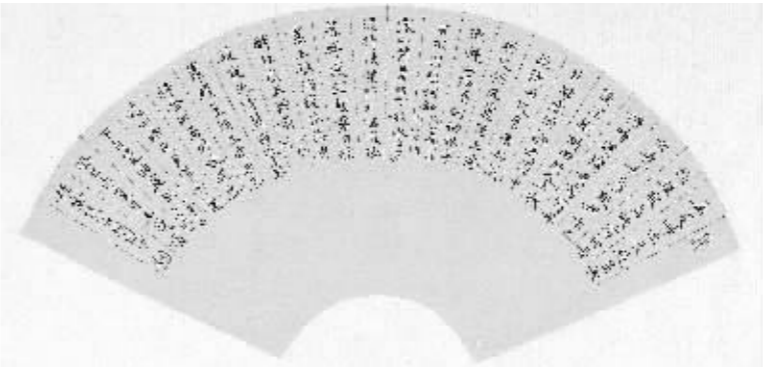
王岚楷书对联



王岚草书作品



王岚草书作品



王岚小楷扇面

清纯古典说王岚

□陈金纯

王岚的书法以其清纯与古典,在江苏中青年书坛独树一帜。她初涉书坛就受到了李敦甫、瓦翁两位前辈先哲的鼓励与指点,后到南京艺术学院师从黄惇教授学书,当地的同龄人还在进行楷书的基本训练时,来自响水的王岚就已在全国中青年书展中崭露头角。

细品王岚的作品,几乎难觅来自时代审美思潮的影响,她所走的是传统而古典的路子。近二十年中国书坛的东西南北风,对于王岚的创作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。

小楷是形成王岚古典的第一要素。王岚的小楷从黄道周入,那是当时南艺学生的时尚,然聪明的王岚则从黄道周直入钟大傅,这些年,她写过二王父子、倪云林、赵孟頫、唐人写经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,当书坛大多数书家沉浸在粗头乱服、以丑为美的氛围中,古典的王岚,却静坐一室,燃几烛清香,沏一壶清茶,孜孜研悟小楷,对一个热衷传统的书家来说,对一个古典的爱美的女孩来说,还有什么比这更惬意的?正因为有了这份清静之气,王岚的小楷才能追求细微的笔法,才能体现点划精神,恬淡从容,丝丝入扣,气息静雅,对古典的坚执、对时风的拒斥,使王岚的笔下流淌出以魏晋为源头的涓涓溪流。黄惇教授曾以“穷而后工”对王岚的小楷寄予厚望。

写小楷是需要技巧和法度的,所谓小楷之发笔、之收笔、之执笔,皆有一定之规,朱和羹《临池心解》中说:“吾更谓执笔如枪法,左右前后,偏锋正锋,必随势转之,一气贯注,操纵在心,时亦微带侧意,运持更灵。”以这段话去观王岚小楷是很值得我们玩味的,王岚之小楷,已非拘泥中锋定法,而是正侧并用,提按顿挫,暗换笔心,笔力充沛,笔势圆活,加上与其夫君管峻的长期砥砺,相互濡染,其小楷以臻指随腕运,腕随心动,心手两忘之境。不仅如此,心细如丝的王岚还注意加强对小楷的理论学习,她曾示我对历代小楷大师学习的心得体会,以及对他们成败得失的评价,以我观之,稍加整理,即是有上乘水准的学术论文。

如果说小楷体现了王岚柔美而典雅的特征的话,而狂草则更多的表现了王岚的才情和对艺术的感知。我一直以为,草书是需要才情的。张旭与怀素嗜酒大醉,下笔愈奇,既醒不可复得。“光在新奇无定则,古瘦漓漓半无墨。醉来信手两三行,醒后欲书书不得。”(许瑛《题怀素以草书》)“张颠醉素”只有在颠醉之时,才情才能最后迸发,足见写草书于才情之重要,所谓:“神乱腾奋议,夏云出高华,逸势其状,莫不可测。”(朱长文《续书断》)王岚的草书也传递着这样一种龙蛇腾挪、骤风急雨的信息,不论是八尺条屏还是丈二手卷,王岚写来都能得心应手,似颠似醉。王岚自言,写草书最痛快,而这痛快背后却积淀着“瞎苦穷笨”的艰苦磨练。王岚写过王觉斯、徐青藤、祝枝山、文征明;而对张颠醉素,亦能心领神会。她的草书风貌似在明清之际,其屋漏痕之用笔,又让我们看到唐人草书的影响。

王岚处事低调,为人热情大方,逢事多想别人。她不像雍容华贵的牡丹,更像深山峡谷的幽兰。她小楷中纯正的古典情节,草书奔放的才情渲泄,与其说,十余年来古代经典作品对她的熏陶,倒不如说直接源自她的本性。

优雅、古典、呼之欲出的才情;小楷绝有绳墨,草书奇不逾矩。这是我对王岚其人其书的印象。